

驻村干部“三多”

驻村干部群体的特征：年轻人多，高学历的多，承担的任务多

前段时间贵州有个驻村干部的请假条被广为传诵：“余驻村之时日甚久矣，多承各级领导之关怀照顾，在此深表感谢。近日舍妹将要出嫁，忆童年趣事，余常捧腹开怀，已然二十春秋，不言青梅，常言手足情深，作其兄长，理应到场祝福……”

一个年轻驻村干部，因为妹妹结婚，想请假两三天，于是模仿《陈情表》，写了一篇古文。随后，驻村第一书记审核签字时附了一首打油诗。

照理说，扶贫一线工作繁忙，压力巨大，驻村干部不应该浪费时间玩文字游戏。但是这张假条却引发了驻村干部的共鸣，很多人即兴创作打油诗附和。

一个人的文字游戏，变成了集体的文字游戏。这反映出驻村干部群体的特征：年轻人多，高学历的多，承担的任务多。

近几年，大批年轻机关干部被派到贫困村驻村包组，他们和传统村干部明显不同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从校门到单位门的年轻人，社会经验不多，对农村缺乏了解，对基层问题的复杂性缺少认知，但是他们干事有热情，有激情，敢说敢做，各有所长，正好和村干部形成互补。

在我们所帮扶的贵州石阡，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平均年龄只有37岁，30岁及以下占比27.07%，40岁及以下占比67.59%；具有大学学历（含硕士和博士）的占53.59%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95.95%。在老龄化突出的贫困村，这些年轻、学历高的驻村干部，经受的考验是全方位的，他们所发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。

很多时候，驻村第一书记什么都要干，什么都要会干，文能写报告，武能下地、下厨房。但年轻干部到村里做群众工作，首先要熟悉村民做事的逻辑和方式。有驻村干部总结经验：与村两委班子和困难群众交流，如果正儿八经在空调屋里开会，必定达不到预期效果，并且可能适得其反。端一个大瓷碗蹲在门口吃饭，饭后站着闲聊、瞎扯，这个时候反而能听到真心话。

到石阡后，我认识的第一个本地驻村第一书记叫蔡小勇。在我们派驻第一书记之前，他在大坪村担任第一书记。蔡小勇是复转军人，家境不错，有时着急进村，他会开着自己家里人的车上山。他为人挺低调，有次我到村里调研到很晚，就在村民家吃晚饭。大家骗我说，村民请了厨师来做饭，我听后想去制止，但是进厨房一看，发现是他在做饭。大家大笑。

我们后来派驻到大坪村的第一书记老梁，老家就在西南地区，所以到村里适应得非常快，迅速和村民打成一片。老梁在村里很忙，我去村里调研经常看到村民找他反映问题，村民们信任他，他有时一天要调解两起村民纠纷。

年轻驻村干部到村里后，一张白纸，满腔热血，心肠好了很多。今年以来，我们所帮扶地区要求包组干部为每个贫困户撰写精准识别报告，报告篇幅很长，既要详尽，又要精准。这对于村干部来说，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对于年轻的驻村干部来说，这就不是什么难题。驻村干部和村支书合理分工，村支书负责抓产业，驻村干部负责文案工作，各施所长，各有各的辛苦。

长期扎根农村对年轻的驻村干部来说，也是一种历练和补课。有个年轻驻村干部说，驻村一年多让他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，等驻村结束，他可能会重新选择职业。

下乡调研“三怕”

下乡调研有“三怕”：怕暴雨，怕蚊虫，怕贫困户不在家

下乡调研是挂职扶贫干部最快乐的时光，但在快乐之余有“三怕”：怕暴雨、怕蚊虫、怕贫困户不在家。

初到石阡，为尽快熟悉情况，我和同事打印了一张地图，制定计划：每天调研一个乡镇。计划推进比较顺利，只有一次受阻：出发前预告暴雨将至，只好临时取消行程。

如果换在北方，雨挡不住车，但在石阡要格外谨慎。多山、多雨，独特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一个独特现象：一到汛期，路边的山体出现或大或小的垮塌，影响路面通行，有时高速路都会因垮塌不得不暂时封路。有次下乡调研，我们路遇山体小垮塌。前夜下了雨，山上的泥土滑下来堵了路。我和同事清理路面的同时，泥石流还在继续缓缓下滑。

雨多、山多，空气湿润，生态好，自然而然蚊虫也多。国荣极贫乡，是我调研次数最多的乡镇之一，但我和同事歇脚处每次去调研，都会被蚊虫围攻。过去人迹罕至的深山、荒山是蚊虫的天然领地，现在这些荒山被改造成产业基地，人进来，蚊虫并没有离开。到基地调研，只要停下来交流，至少会被咬一两个包。石阡的蚊虫特别“热情”，人被咬后消肿很慢。大多数时候，旧包未去，新包又来。

不过，下乡调研最担心的并不是这些苦，而是贫困户不在家。首先是耽误时间，在山区调研，原本时间成本就高，如果贫困户不在家，会进一步增加时间成本。还有更重要的原因，是担心影响贫困户的收入。

贫困户不在家，可能是去采茶青，可能是去附近务工，也可能进城办事。但不管是哪种情况，把他们叫回来，对他们来说都是实打实的损失。即使是老人，务工一天也有50-80块钱的收入，如果是青壮年，那会更多。所以每次遇见这种情况，我会提醒村干部，如果贫困户出去务工，就不要特意把我们叫回来。

后来慢慢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次和贫困户交流，不管是不是帮他们解决了实际问题，我都会表达一下歉意，说句耽误了他们务工。

扫描二维码
阅读上一期《扶贫亲历》

本版撰稿：本报记者田朝晖



▲下乡调研，路遇村民挑着一担玉米回家。脱贫攻坚改变了贫困山区的种植习惯，未来像这样的场景可能不多见了。

本报记者田朝晖摄

编者按

脱贫攻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决战。

去年，新华每日电讯编委田朝晖被任命为新华社驻石阡扶贫工作队长，挂任贵州铜仁市市长助理、石阡县委副书记，和战友一起，深入深度贫困地区和脱贫攻坚主战场参与扶贫。

一年多以来，田朝晖克服了孩子尚小、父母突遭车祸等巨大家庭困难，以顽强的毅力斗志，务实的工作作风，出色的



工作能力，卓有成效地推动当地的精准扶贫攻坚工作，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真心赞誉。他甘于奉献的扶贫事迹被媒体报道后，广受网民点赞，“国社扶贫，是真的；派出的扶贫干部，是杠杠的！”“这

样的好干部多一些，扶贫工作就能踏实一些”……

田朝晖同志还不忘新闻工作者本色，一手倾心倾力扎实扶贫，一手执笔，采写发表大量石阡脱贫攻坚的报道，大

大激励了当地脱贫攻坚士气。

一年多，他见证了西南贫困山区的巨变，见证了一线扶贫干部的艰辛，也看见了最后一批贫困人群在这场决战中的真实状态。除了日常的报道，他还想把这段看似寻常实则波澜壮阔的历史，记录下来，呈现出来，以这种方式向所有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群众致敬！

本报特辟《扶贫亲历》栏目，还原这场决战中的点滴。（扫描本版右下角二维码，阅读上期《扶贫亲历》）

除了贫困，脱贫攻坚还改变了什么

不同社会群体，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各不相同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各不相同。

脱贫攻坚在改变物质贫困的同时，也改变了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想象——随着视野逐渐开阔，他们对生活质量、居住环境、职业、身份以及未来，都有了新期许。

我接触过一些农户，他们虽然贫困，收入不高，但幸福指数并不低。他们长期生活在大山里，不像城里人那样忙碌，不怎么焦虑，不患得患失，只是日复一日地过着慢悠悠的朴素生活。他们满足于此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难以跳出大山，难以跳出他们熟悉的生活经验。

这种朴素的原生态生活，包含着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活智慧，是当地人与大山达成的妥协与默契，代表着他们世代对美好生活的想象。但事物总有另一面，栖山而居，每天呼吸新鲜空气，每天吃绿色蔬菜，每天喝天然矿泉水，每天睡到自然醒……这种看似诗意的生活，事实上既闭塞又脆弱，遇灾遇病遇孩子读书上学，都可能让一个家庭致贫。

好在，脱贫攻坚战带来了福音，因为各种扶持政策以及一线扶贫干部的帮助，很多致贫家

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：《扶贫队的一天》——那是典型且漫长的一天，从早8点到晚12点，扶贫队员和县里主要领导马不停蹄，穿梭调研。这一天一夜，大家不是在贫困户家里，就是在去贫困户家的路上。

晚上访贫，甚至半夜访贫，是一线扶贫干部的工作常态。有基层干部半开玩笑感慨，现在晚上走访的贫困户，比以前白天都多。

夜间访贫不是作秀，是工作需要：一是因为山路多，贫困户居住分散，有些村子从村委会到最近的村民组需要半个小时，这增加了访贫的时间成本，白天访不完，晚上继续；二是主要领导担心扶贫干部漏掉住在偏远地方的贫困户，所以越偏远的地方越要亲自走访，发现问题马上落实，这也增加了访贫的时间成本。

最重要的原因是时不我待。脱贫攻坚到了最后时刻，再细小的问题也是大问题。扶贫干部要对每一户了如指掌，要对每一户的问题了如指掌，时间只有那么多，而工作要做细致，只能“充分”利用

挂职期间，正值“产业脱贫”高歌猛进，与之相关，一场影响深远的乡村再造悄然发生。大量“田园综合体”出现，大量留守老人流出土地成为打工一族，一批村干部升级为产业经营者，一批职业经理人杀向农村……

受限于自然条件，乡村做产业或成或败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产业人才在慢慢积累。这是一笔财富。乡村振兴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，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，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，想实现这一切，产业人才是基础之一。

有次到五德镇调研，在万亩生态茶园遇见一个年轻人。他前一年在山上租了300亩地，全部种上茶树。再过一年，他的茶园就可以采摘茶青，按照每亩收入3000元计算，正常收入每年至少90万元。他感谢扶贫政策让他享受了红利——几百亩茶园，他的投入只有租地和平整土地费用，其他诸如茶苗、修路等成本都是政府支出。当

重新定义“美好生活”

过去农民满足于房前屋后的忙碌，守着一两亩田不撒手。现在他们接受了现代农业，连老人都走进合作社，对未来“职业设计”有了全新思考

庭慢慢走出了困境。他们不愁吃不愁穿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医疗报销比例超过90%，贫困户拿到各种补助让孩子上得起学。同时，每个村子都建起集体合作社，现代农业进入大山深处，让村民们有机会换一种身份谋生。

扶贫改变了贫困山区面貌，也开阔了农民的视野，让他们在自给自足的原生态生活之外，看到了更多可能，有了更多期待。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，也在发生变化。

过去农民满足于房前屋后的忙碌，守着一两亩田不撒手。现在他们接受了现代农业的理念，连老人都走进合作社，对未来“职业设计”

有了全新思考。

去年底，我们帮扶的大坪村计划把所有成片的土地流转下来新植茶园，开始大家觉得难度很大。驻村书记老梁和村干部每天晚上开群众会，逐一动员十来个村民组，过程不轻松，但结果让人满意。种茶树，前3年没有收益，但村民认可合作社对3年后的展望，他们意识到，3年后的生活蓝图比当下更值得期待。

还有更直接的变化。有次下乡参加会议，一些帮扶干部吐槽：发展乡村旅游太难，山里的生活看起来很美，但只能看看，不能体验。帮扶干部把外地人请过来，来时很开心，但通常住一晚

一线磨炼“四有”干部

每个村子都有机关干部驻村，而且不止一两个。以前贫困户找领导不容易，现在找领导很容易，反倒是领导找贫困户难

时间。

以前和基层干部交流，偶尔会有人抱怨苦和累，但随着时间的推进，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，很少听到干部再抱怨苦——从主要领导到驻村干部都在忙碌，上下一致，没人想抱怨，也没有时间抱怨。

和乡镇干部交流，他们现在最大的压力是时间不够用。点上，每个贫困户的工作要做细；面上，

各种文字的资料要准备完整。另外，还有大量的问题在“路上”，解决一个突发问题，可能就需半天时间，这就意味着日常工作被“耽搁”半天时间。

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以前贫困户见到县领导，就像见到大领导，贵客，要么毕恭毕敬，要么赶紧抓住时机反映问题，有个别的还会拦路“告状”。但现在县领导去村里调研，要想找贫困户了解情况，有些贫困户都懒得露面——多打半天工，能多

山村来了职业经理人

这些人才之所以回到农村，一方面是他们在本就拥有极高的威信，另一方面，他们也看到了脱贫攻坚所带来的机遇

然，他的茶园也带动了贫困户增收——老人在这里打工，一天有80元至100元的收入。

产业人才积累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：贫困地区鼓励集体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合作，带动贫困户脱贫。把龙头企业引进来，把职业经理人请进来，把“田园综合体”建起来，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带动显而易见。此

外，高薪招聘职业经理人到贫困村来工作，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，因此它所带来的理念震动，不可低估。

过去农村最缺两类人：懂产业的，愿意牺牲个人短期利益带着集体干的。现在这两类人都在慢慢向农村汇聚。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曾整版刊登我和同事采写的报道，讲述石阡几位脱贫领头雁的

故事。这群领头雁的共性就是：视野宽，懂产业，肯为集体经济发展做出牺牲。

这些人才之所以回到农村，一方面是他们在本就拥有极高的威信，另一方面，他们也看到了脱贫攻坚所带来的机遇，包括政策帮扶、资金支持，以及相关激励机制。

有位村支书跟我说，他知道自己不管在外边挣多少钱，最终还是要回到老家。如果找一个最好的机会回来，那应该就是现在。

人才回归，产业做大，大部分村干部的视野和专业性也随之提升。石阡龙塘镇大屯村发展茶产业，建起完整的茶产业链，适应产业发展要求，5名村干部也各有专长，分别负责茶叶种植、管护、加工、市场。

在大屯村，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懂茶，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曾刊登我和同事的报道，就是讲述大屯村如何把党支部建在茶产业链上。